



栎树藏着一个秋天

□刘晓娟

夏的盛情尚未完全褪去,清寂与斑斓同在的秋,已悄然而至。此时,褪去一身青涩的栎树,带着一树秋意,以最华美且壮阔的姿态,闯进人们眼中。它用满树摇曳的“祈福灯”,为人间编织了一个绚烂的梦境。

栎树,是那种能瞬间攫住人心的植物。每日途经校园操场一隅,眼底便能收藏许多关于它的美妙,它的美是一场层次分明、循序渐进的生命展演。四季更迭里,路过它身边,也内观

自己,没有细数它站在那里多少年,只默默看它春来抽芽,秋来结果,不急不躁,款步有声。站在岁月之巅,于阡陌中,我要站成另一棵“树”,时光深处,与之对望,明白一棵树在它生命轨迹里轮回的哲理。

栎树生命中最耀眼的篇章,在秋里。正如余秋雨曾提及,“栎树最是从容,它不与春花争艳,只在秋日里,静静地绽放自己的风骨与温柔。”此时,栎树的硕果渐渐饱满,悬挂在枝头,是

史铁生笔下的“小灯笼”,它们挤挤挨挨,半树葱茏半树火,将整棵树装扮得既奔放又温柔。远远望去,那一片明艳,仿佛是天边被剪碎的云霞,不小心飘落到人间,让人忍不住驻足。

这些“小灯笼”,并非永恒。起风的日子,只见数不清的硕果旋转舞蹈,从你耳际滑过,又轻点你的裙裾,最后落在你的脚边,静默的姿态让人怜惜,它们的飘落是在与树枝作最后的告别。当秋霜染月之时,那抹娇嫩的粉



倾听闽北

色将自然褪去,转为沉稳内敛的褐色,最终带着生命的种子,坦然地坠落。这多像一场盛大而从容的谢幕。它曾热烈地绽放,也曾温柔地承载,被无数世人欣赏,最后,安静地重新与泥土缱绻,为下一个春天,埋下希望的伏笔。

生命的荣枯,就是这样一场周而复始的循环。栎树用它四季的时光告诉我们,不必为盛放而骄矜,也无需为凋零而感伤。每一个阶段,都有其独特的风景与意义。这,像极了我们的生命。



扫一扫,听一听



我见我国

秋夜

□野风

窗台上的绿萝叶子,紫苏藤条垂下来,把月光切碎。我蜷在藤椅里,看从天井漫进来的夜,穿透鱼缸,湿漉漉裹着老墙边的青苔。

中秋刚过,月儿升得不高,却饱满极了,悬在院角那株老梧桐顶上,淡银的,像嵌入天穹的圆玉。弄堂口溜过来一阵风,依旧带着暑气,梧桐叶先醒了,沙沙响着,抖落几片,打着旋儿掠过墙檐,飘落在青石板上。叶的影子,月的影子,还有围墙角石堆缝里那丛野菊花的影子,都浮在地面,像淡墨勾了幅没干透的画。

山乡的夜是静谧的。墙根下,草从里,蟋蟀们开始唱了。不是盛夏那种扯着嗓子的高腔,倒如抽丝样儿,声音细腻而又绵长,这儿一声,那儿一声,织成网。远处,路灯亮着,一盏盏围成长龙,耀亮了夜。也不知是月光还是灯光,透过梧桐枝丫,在院里投下斑驳的影儿,一会儿凝成块,一会儿又散成星。

阶前,沾着几瓣残桂,那株老桂树到底舍不得大开大放,只余下些花蕾,惶惶躲在叶底。桂香是淡的,混着夜的味儿,往人鼻孔里钻。早几天,这株桂树还肆意绽放白的黄的花,如今倒换了种姿态,倒也更贴秋夜的意。唯一的,总觉得缺点什么?或是年岁大了,念旧终是常情。

风大了些,也凉了许多,终于有点秋夜的凉感。吹得廊下的竹风铃簌簌响。院后是口鱼塘,零零落落的残荷在月下清晰可辨,粼粼波纹散扩着水光。塘边的石凳凉透了,白日里三伏天般的热浪早被夜收走,只剩一片沁人的冷。

虫鸣渐稀,月亮却更亮了些,把梧桐的影子拉得老长,投在东墙上,像画皮里张牙舞爪的鬼影。檐角的铜铃偶尔丁零一响,惊得叶影晃了晃,又静下去。

难得回一趟老家,老母亲总抱怨午前来,午后走,做客都不如。这次,留下过夜。坐着抽烟,才发觉当下的秋夜原是这样的,不浓不淡,像杯泡开的碧螺春,初尝清浅,细品却有回甘。才发现,人生过半,其实失意也好,得意也罢,所有的声响都不着急,所有的光影都慢半拍,连风都放轻了脚步,岁月轻缓得连薄霜都不愿意降下。

我望着窗台上绿萝的影子,忽然觉得,这秋夜哪里是夜呢?分明是把白日的热闹都浸了冷水,滤去浮躁,只余下一片清寂的温柔,在天地间慢慢洇开。



津津有味

武夷山的国兴兄弟,我们都戏称他“首富”。此“富”不在财富,而在他属于最早凭实干闯出一片天的人。他深谙饮食之道,近来心心念念,想复原一道能牵动乡愁的地方滋味。寻寻觅觅之后,他竟相中了那最平常不过的红烧肉。

他知道我好这一口,常把红烧肉的故事挂在嘴边,便特意来讨教做法。我把那套说了无数遍的要领细细说给他:要选上好的五花肉,肥瘦相间,层层分明。每块切得四两重,方方正正,透着厚道。先与冷水、姜片同煮,去腥定型,而后放入厚重的瓷瓮,只配适量的生抽和家酿红柚酒,用炭火慢煨四个钟头以上。我还特意告诉他,这肉怪得很,同一瓮里量煨得越多,味道就越发酵厚圆融。

他听得入神,那双惯于察看世间千上万物的睿智眼光里,闪着光。可我心里再明白不过,这法子听着简单,真要做出口味里的那个味道,难。火候的把握,时间的掌控,全在厨师手上的感觉和心里的那份耐心。果然,他店里的师傅回头试做就未成功。肉是烂了,颜色也对,可总觉得少了魂儿。



我的故事

橙色的守望

□聂炳福

深秋,夜晚临近十一点,忽然听见住在四楼的孙女大声呼喊:“四楼着火了,大家快下楼!”紧接着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我第一反应是断电。切断电源后,卧室陷入黑暗,慌乱中连找衣服和钥匙都变得困难。借手机的光,我才跌跌撞撞跑下楼。直到听见有人已拨打119,消防车即将赶到,悬着的心才稍稍落下。

没有经历过火场逃生的人,很难体会那种神经紧绷、血压飙升的无力感。以往见到消防车呼啸而过,虽会联想某处正烈焰冲天,但那终究是转瞬即逝的想象。唯有当火

灾逼近自身与亲人,才真正懂得等待救援的每一秒是何等漫长。就在焦虑之中,两辆消防车到了。转动的红色闪灯,让我看到希望——火魔再也无法嚣张。

消防员迅速下车,拖水管、问情况,直奔四楼。动作干净利落,那是训练与经验的沉淀。这时有人喊,五楼还有位行动不便的八旬老人没下来。旁人犹豫,他们却毫不犹豫,打着手电就冲了上去。当我看见消防员背着老人从楼梯快步而下,心中既是庆幸,更是感动。这些年轻人,每日与危险为伴,在火场中逆行,只为守护他人的平

安。几位特勤人员疏散围观群众。我站在不远处,望着四楼那两个黑洞洞的窗口。浓烟渐散,火光暗去,只有零星玻璃碎裂声、物品爆裂声,和水枪持续的喷射声交织在一起。我能想象,他们正扛水枪、顶高温、战浓烟,在危险的环境中坚持灭火。直到排查完所有隐患,确保没有复燃风险,他们才收整离开。

消防车走后,我试图回二楼休息,平复心绪。四楼的家人暂挤在一楼,孙子睡在我房间。虽不适,却是权宜之计。可那一夜的火光仿佛烙在记忆

用健康成长
创作我们的时代主旋律



我去上学,天天不迟到